

生活中的 领袖们



权延赤 著

- 八大到十三大会场内外
- 保卫毛泽东的特殊战斗
- 周恩来与尼克松谈“茅台”

共和国主席
夜游广州城
超踏雪怀旧人

人民出版社

历史珍闻 最新披露

生活中的领袖们

权延赤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新登字(滇)01号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生活中的领袖们

权延赤 著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京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ISBN 7-222-01024-6 / I·264

定价: 3.90元

引 子

夜深了。

李维信睡不着，搬把椅子坐到院子里。

今夜星汉灿烂，仿佛有人将光明的种籽播撒遍了整个蓝黑色的天空。他心里潮起潮落，零星往事，无论大小巨细，都如星斗一样在记忆中浮现出来，明光闪烁；星斗浮出，越来越多，光光闪闪的星芒渐渐交织融和，使整个心境变得明亮清澈起来……

他是山东临沂人，吃地瓜煎饼长大。那东西是在火上干煎出来的，又硬又韧，卷了在葱在嘴里充分咀嚼才能咽下。大约是咀嚼充分的缘故，临沂人大都是方脸阔腮；大约是唾液充分酶化了食物，营养不多却吸收充分，临沂人都有副粗壮敦实的身架骨。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英雄好汉出不少。

抗美援朝，李维信离村参军。出国前，带队排长忽然来了，捶捶他那沂蒙山一样宽厚的胸脯：“小李啊，组织上要挑一批身体好的穷苦人去北京保卫毛主席。”

“美国鬼子要打北京？”李维信急得瞪圆了眼。

“他打不到，可是能派特务来呀。”排长的神色好象大批美国特务已经近在眼前。“毛主席说，要山东人保卫党中央。

山东人做保卫工作好，忠诚直爽。”

就这样，李维信没有去朝鲜，进了北京城，分配在警卫师二团。二团的兵百分之九十是山东人。

一星期后，李维信又被选送到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因为他身体好，能吃两斤包子；因为他有些文化，在儿童团学过字。进干部学校简直象“一步登天”，因为学员穿全系扣式的干部军装，而战士穿的是类似苏式战士服的只有半截衣扣的军装。“半截扣”都羡慕那些“全系扣”。

公安干部学校里学的是住地警卫、火车警卫、会场警卫、宴会警卫、武装警卫……

其中还有一项服务招待。

绝大多数人以为干公安的只有警卫是正经活儿，服务招待与公安不沾边。谁想到呢，毕业考试偏偏有一大道题是关于服务招待。

考完试回来议论，这道题还就李维信一人答好了。

为此，他毕业后被分配入中南海，住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经常散步经过的“静谷”成为管理科的一名招待员。招待员在干部队伍中职务不能再低了，铺的是草垫子和五幅布的床单，盖的是一条薄军被，七个人睡一个屋，夜里冻得睡不着，便俩俩结合，合睡一个被窝。剩一个单数找不到伴，就将别人的衣服裤子全压到被子上……

可是招待员的地位又高得令人羡慕。整天和中央领导在一起，不敢说完全平等吧，至少可以经常聊聊家常。跟那些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说话有时比那些省委书记还随便得多。

这种生活使李维信感到很光荣，也很留恋。当他仰面满天星斗时，群星能慢慢化作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不但有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有世界其他国家或人民的领袖。这些面孔有善有怒也有悲，却永恒地缀在天空明光闪烁。在那交融的清辉里，他仿佛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又坐在了颐年堂，热烈地讨论着天下大事；仿佛看到金日成、胡志明、赫鲁晓夫、西哈努克、尼克松……先后以不同的风采走进中南海，走到宴会桌旁。

酒杯举起来了。餐桌旁，大厅里。杯子在灯光下闪烁，又是一种昨夜的星辰……

目 录

引子	(1)
颐年堂里毛泽东扫雷	(4)
保卫毛泽东的特殊战斗	(9)
两个邻居毛泽东和胡志明	(12)
游泳池旁的中苏最高领导人	(18)
周恩来与许世友赌酒	(26)
“国宾馆” 见闻	(35)
周恩来的工作、饮食和休息	(50)
周恩来与尼克松谈茅台	(65)
一代共和国主席	(75)
刘少奇用真诚战胜了赫鲁晓夫的 “策略”	(79)
出狱后的王光美	(87)
总司令的兰花与董老的墨香	(102)

朱德晚年的生活片断.....	(113)
许世友年过七旬选将出征	(130)
“山药蛋派”薄一波的幽默	(139)
邓颖超踏雪怀旧人	(147)
疏散到广州的老同志们	(150)
四五运动后的邓小平.....	(168)
林彪夜游广州城	(181)
政治局会议上的喝茶与戒烟.....	(192)
中央委员会议的几个场面	(201)
八大到十三大的会场内外轶事	(210)

引 子

夜深了。

李维信睡不着，搬把椅子坐到院子里。

今夜星汉灿烂，仿佛有人将光明的种籽播撒遍了整个蓝黑色的天空。他心里潮起潮落，零星往事，无论大小巨细，都如星斗一样在记忆中浮现出来，明光闪烁；星斗浮出，越来越多，光光闪闪的星芒渐渐交织融和，使整个心境变得明亮清澈起来……

他是山东临沂人，吃地瓜煎饼长大。那东西是在火上干煎出来的，又硬又韧，卷了在葱在嘴里充分咀嚼才能咽下。大约是咀嚼充分的缘故，临沂人大都是方脸阔腮；大约是唾液充分酶化了食物，营养不多却吸收充分，临沂人都有副粗壮敦实的身架骨。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英雄好汉出不少。

抗美援朝，李维信离村参军。出国前，带队排长忽然来了，捶捶他那沂蒙山一样宽厚的胸脯：“小李啊，组织上要挑一批身体好的穷苦人去北京保卫毛主席。”

“美国鬼子要打北京？”李维信急得瞪圆了眼。

“他打不到，可是能派特务来呀。”排长的神色好象大批美国特务已经近在眼前。“毛主席说，要山东人保卫党中央。

山东人做保卫工作好，忠诚直爽。”

就这样，李维信没有去朝鲜，进了北京城，分配在警卫师二团。二团的兵百分之九十是山东人。

一星期后，李维信又被选送到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因为他身体好，能吃两斤包子；因为他有些文化，在儿童团学过字。进干部学校简直象“一步登天”，因为学员穿全系扣式的干部军装，而战士穿的是类似苏式战士服的只有半截衣扣的军装。“半截扣”都羡慕那些“全系扣”。

公安干部学校里学的是住地警卫、火车警卫、会场警卫、宴会警卫、武装警卫……

其中还有一项服务招待。

绝大多数人以为干公安的只有警卫是正经活儿，服务招待与公安不沾边。谁想到呢，毕业考试偏偏有一大道题是关于服务招待。

考完试回来议论，这道题还就李维信一人答好了。

为此，他毕业后被分配入中南海，住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经常散步经过的“静谷”成为管理科的一名招待员。招待员在干部队伍中职务不能再低了，铺的是草垫子和五幅布的床单，盖的是一条薄军被，七个人睡一个屋，夜里冻得睡不着，便俩俩结合，合睡一个被窝。剩一个单数找不到伴，就将别人的衣服裤子全压到被子上……

可是招待员的地位又高得令人羡慕。整天和中央领导在一起，不敢说完全平等吧，至少可以经常聊聊家常。跟那些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说话有时比那些省委书记还随便得多。

这种生活使李维信感到很光荣，也很留恋。当他仰面满天星斗时，群星能慢慢化作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不但有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有世界其他国家或人民的领袖。这些面孔有善有怒也有悲，却永恒地缀在天空明光闪烁。在那交融的清辉里，他仿佛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又坐在了颐年堂，热烈地讨论着天下大事；仿佛看到金日成、胡志明、赫鲁晓夫、西哈努克、尼克松……先后以不同的风采走进中南海，走到宴会桌旁。

酒杯举起来了。餐桌旁，大厅里。杯子在灯光下闪烁，又是一种昨夜的星辰……

颐年堂里毛泽东扫雷

李维信跟随老同志实习几天，便开始独立的服务工作。他被分派到颐年堂。

颐年堂是个紧要之处，紧挨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从菊香书屋西门出来，几步就可走到。

这里沙发不多，开不了大会，主要是五大书记开会，使用最多的就是毛泽东主席，找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在这里，接见外宾、驻华使节在这里，同达赖，班禅等宗教界领导谈话也是在这里。

菊香书屋通颐年堂有个电铃。电铃装在颐年堂西侧的值班室里；值班室里放着许多暖瓶，4小时换一次开水，“常备不懈”。毛泽东起床后，要找什么人开会或谈话，向秘书或卫士吩咐一声便走。秘书、卫士来不及通知颐年堂时，便按一下电铃。值班室里的服务员闻铃而动，抓起钥匙跑去开门时，有几次毛泽东已经等在门口了。

和党内同志开会讨论问题，服务比较简单；接见外宾或宗教界领袖的事情就要多些。

首先要打扫卫生，换上鲜花，并提前报告警卫排前来扫雷。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尾声未息，谁也不敢有

丝毫大意。

警卫人员拿着探测器仔细地在房间里搜寻，还没检查完，毛泽东已经走进来。

“这是干什么呢？”毛泽东问。他仍在盛年，红光满面，说话声音很大。警卫人员虽然戴着耳机，仍然清楚地听到了，忙直起身体，立正回答：“扫雷呢，主席。”

“扫雷，这个东西就是扫雷的？”毛泽东好奇地走过去，拿过探测器打量一番，“扫到雷了吗？”

“没有。不过还没扫完。”

“怎么扫啊？我来试试。”

警卫人员帮忙，将耳机给毛泽东戴好，示意毛泽东探测沙发、茶几、地面……

“这个样子，还是弄不明白怎么扫雷么。”毛泽东停下手，望住警卫人员。

警卫战士笑着说：“没有变化就说明扫过的地方没有雷。”

毛泽东说：“这个屋里没人埋地雷，我就学不会扫雷了？”

李维信脑子灵，忙做个小手脚，说：“主席，这边。这边有人埋地雷了。”

毛泽东看一眼李维信，神色肃然了，抓着探测器朝李维信指示的方向扫去。扫到一个花盆上方，耳机忽然吱吱地叫起来。毛泽东一怔，探测器罩住花盆不动：“扫到了，真有地雷！”

李维信忙动手“排雷”，从花盆里拿出一串钥匙：“主席，‘地雷’在这儿。只要有金属的东西，它就吱吱地叫。”

“噢，明白了。”毛泽东心满意足地摘下耳机，将扫雷器交还警卫人员，笑着说：“我也能扫雷了。”

警卫人员很快扫完雷走了。毛泽东站在那里用手指点沙发，数一遍说：“还缺两个沙发。”

“不要紧，还有。”李维信说着，奔向配房，那里还预备着几个沙发。他拿出吃两斤肉包子的劲，偌大一个沙发，独自抡起一个，搬入会客厅。

进门时，毛泽东忙上前几步要帮忙。

“主席，别动，我一人就行。”李维信说着，身子一闪，绕开毛泽东将沙发摆好。

“我可以帮你一把么。”毛泽东说。

“没多沉”！李维信说：“一个人方便，两个人搞不好就要砸脚。”

卫士拍拍李维信肩膀：“小李，进了门，毛主席就归你了，警醒着点。”

李维信搬沙发，没觉得有多重份量，听了这几句，身子一晃，差点担负不起。

“进了门，毛主席就归你了。”这可不是上上茶就完成任务的任务，而是关系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利益的一副重担。他不能不想得多些。

一想便想出了问题。他想到颐年堂西北角那个厕所。听老同志讲，1949年，李维汉曾经在那个厕所里摔断过腿。怎么会摔断呢？不要再发生类似事故啊……

李维信不安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开会谈话，都是去

那个厕所解手。李维信忙赶入那间厕所，扫雷一个细细检查。厕所是地板地，有小便池、便坑、洗手池……查到洗手池时，觉得脚下陷了陷，心里咯噔着，忙撤步弯腰蹲下去仔细看。没看出什么问题，便起身再踩踩。

脚下稍一用劲，咔嚓一声响，地板塌下一个洞。

虽然不是地雷，李维信也不敢大意，急忙打电话报告。领导和警卫人员很快都起来了，勘察一番，未发现其他异常，研究之后，将空洞填土，重新铺好地板。

为此，李维信受到一次公开表扬。

时隔近40年，有次汪东兴发烧，住进北京医院。李维信赶去看望老首长。汪东兴问：“你来看我干啥？”李维信说：“你是我老首长，我怎么不能来看。”汪东兴摇摇头：“我算什么首长，没事不要来看。”

李维信明白汪东兴的心情。三中全会以后，汪东兴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正象陈云同志讲的，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做了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另一位老首长也讲过：“汪东兴同志经过长征，保护毛主席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没出过庇漏”。李维信口服心服。功劳是功劳，错误是错误，不搞形而上学的“一概而论”。

“那时你要求我们很严，”李维信诚恳地说，“反复要求我们不许打着旗号向外乱要东西，让我们兢兢业业搞好工作。好多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

“都是过去的事了，那时你们很辛苦。现在开个会，十几个服务员还喊累，那时同样的会只有一两个人服务，也没听

你们喊累。”

“刚参加工作时不懂啥叫累……首长还记得颐年堂那个厕所的事儿吗？”

“记得。”汪东兴笑了，他头脑清醒，记忆力很好，“你那次受表扬了。不过有些事你们不知道。当时开会，有人说那是工人有意破坏。要这么处理就不得了，我没同意。当时检查得很细，地板下面是管子，工人为了便于检修，没有填实。不是破坏。发现问题后才决定填实了，不然领导同志漏进腿去就麻烦了。”

这年春节活动，电视台专门给了汪东兴一个镜头。中南海一些老服务员看到后都觉得亲切，心情舒畅。现在不象过去“四人帮”搞的那套，动不动就“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保卫毛泽东的特殊战斗

李维信看那电视，心里又生许多感慨。1954年夏天，英国工党主席艾德礼来华访问，中南海里的服务员都有一种临敌的紧张感。现在改革开放，外国人的脸孔已经看顺眼。那时不行，见了高鼻深目的面孔全身就绷紧。也难怪，那种面孔欺侮中国人上百年。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鸦片战争就是他们干的。中国和英国那时没建交，领导跟大家讲，这个艾德礼很反动。别看对他招待的规格很高，那是斗争策略，警卫不能放松。

毛主席要在勤政殿会见艾德礼，服务员们又是一阵紧张，对毛主席的安全不放心，象当年不放心毛主席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不放心他跟艾德礼会见。领导给有关服务人员开会讲话：要警惕英国佬谋害咱们毛主席。历史上发生过记者利用照相刺杀人的事件，有个军阀就是被人利用照相谋杀了。国外更多，飞机、轮船、火车上都发生过刺杀事件。领导讲了不少实例。接着严肃宣布：记者、警卫都不准进会谈厅，直接服务的人员一定要高度警惕。

为了安全，领导专门指派两名忠诚的经过战争考验的老科长来当服务员，亲自去上水。茶水要保证二十分钟一换，为了能及时观察里面的形势；不上水时也要高度警醒，注意里